

前置劇情 Time Lapse

「嚴凜——」那是我最後的記憶，再醒來，只剩一片黑暗。

「請睜開眼睛。」一道聲音響起，突然，像是有人打開開關似的，眼前出現一條蠟燭圍出的走道，我起身。

「一、二、三。二、四、六。」

我在心裡默念，每往前一根蠟燭的距離，左右兩側的蠟燭就會熄滅。

四步、五步、六步，再回首已然看不見來時路。

「扣——扣——扣——」空蕩蕩的，還能聽見我的警靴踩在地上的迴響。

警靴？我微微一愣。

木地板？還是石頭地板？這聲音讓人辨別不出腳下所踩為何。

遠方，遠方，似乎有甚麼反射著燭火的光；再近一點，再近一點，我發現那是一到電梯門，上頭有著繁雜的金屬雕刻，刻著花鳥樹木，也不知道代表甚麼意涵。

「叮——」電梯門在最後兩根蠟燭熄滅時開啟，整個空間只剩下電梯裡的光源，看來也只好走進電梯，而後，電梯的門緩緩闔上。

隨著電梯上升的失重感，耳畔我聽見妻子呼喊我的聲音，眼前看到兒子還小的時候第一次叫我「爹地」的場景，還有老家一大片果園，我帶著小曙（我妻子，譚曙）跟燦燦（我兒子，嚴昕燦）兩人在果園裡摘果子的情形；跟同事下班後約在熱炒店，點幾道菜，淺酌幾杯啤酒；過去人生的一切，如跑馬燈一般在眼前一晃而逝。

人生跑馬燈？

所以，我死了嗎？

「小曙——」我想抓住妻子的手。

「叮——」在這瞬間，電梯門開啟，方才的景象消逝，門口站著一名黑髮少年。

「我……」是不是死了，還沒問出口，便被少年打斷。

「喂，發什麼呆啊？」少年一臉不悅地看著我，臉上寫滿不耐煩。他沒多說幾句話，比了個叫我跟上的手勢，便往前走。縱使心裡有再多疑惑，似乎不跟上去也得不到解答。

「都已經到這裡了就別浪費時間發呆了，你以為死了就很輕鬆嗎？趁還有新手福利的時候努力向上吧，搞不好能活回去呢。」少年邊走邊說。

所以我死了，但只要往上，有機會活著回去。我總結一下方才那串訊息，雖然並不想接受自己已死這個事實，但照現況來看，我應該是死了，不過還有機會活著回去。

但有個問題，新手福利，那是什麼？我在心裡默默記下這個詞，到時候得想辦法找到答案才行。

「如果可以，我能夠再見到你們一面嗎？」我以旁人幾乎聽不到的聲音喃喃自語著。

少年沒有說話，我靜靜跟著他的腳步，一邊觀察周遭的情形。有些房間房門緊閉，裏頭不曉得藏著什麼；有些地方聚集一群群人，當中一部份的人只抬頭看了我們一眼，又繼續做自己的事情，而另一部分的人則看了幾眼後轉身和身邊的同伴竊竊私語；唯一相同的是，這些人看著少年的眼光充滿了一樣的情緒，但我辨別不出那是敬畏、還是害怕、憎恨、或者崇拜，也可能是這些情緒的綜合體。無論如何，至少我能知道領頭的這門少年，身分肯定不同於剛剛看到的所有人。

接著，他領我到一扇門前，打開門，開燈。

看起來像是旅館，但如果說是旅館，這地方的氛圍一點也不像來度假的，若說是宿舍還接近一點，像要把整群人集中管理似的，但這裏肯定比監獄舒服。

「裏面有你的身分牌之類的，反正你對照附的清單確認一下就好了，有少再去底下管理是要就好了……在看完裏面的新手手冊之前不要問我問題，我受夠你們這些新人的廢話了。」他不耐煩地說，絮絮叨叨地抱怨著，接著，他還是如原本一般高傲的樣子，老實說要是在審訊室，我早就開小黑屋揍人了。

「如果你真的能通關的話就可以不用死了，不想活了的話也可以一直住在這個無聊的地方，無所謂。」他擺擺手，我不喜歡這種感覺，活像是犯人似的，被告知著在監獄裏的注意事項。

「如果瘋掉的話會被抓去關起來的喔？請好好、努力地、理智地活著。」他微微一笑，離開房間，關上門。

真像個犯人啊。

/END.